

四

部

作

要

集

系

東坡七集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甸齋校
刊本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刊蘇文忠公全集序

古今文章作者非一人其以之名天下者惟唐昌黎韓氏河東柳氏宋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及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七大家而已然韓柳曾王之全集自李漢劉禹錫趙汝礪危素之所編次皆已傳刻至今盛行于世歐陽文惟歐所自選居士集大蘇文惟呂東萊所編文選與前數家並行然僅十中之一二求其全集則宋時刻本雖存而藏于內閣

仁廟亦嘗命工翻刻而歐集止以賜二三大臣蘇集以工未畢而

上升遐矣故二集之傳于世也獨少學者雖欲求之蓋已不可易而得者矣海虞程侯自刑部郎來守吉謂歐吉人吉學古文者以歐爲之宗師也嘗求歐公大全集刻之郡費以幸教吉之人矣旣以文忠蘇公學于歐者又其全集世所未有復徧求之得宋時曹訓所刻舊本及

仁廟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閱仍依舊本卷帙舊本無而新本有者則爲續集并刻之以與歐集並傳于世旣成教授王君克脩請予序公爲人英傑奇偉善議論有氣節其爲文章才落筆四海已皆傳誦下至閭巷田里外及夷狄莫不知名其盛蓋當時所未有其文名蓋與韓柳歐曾王氏齊驅而並稱信如天之星斗地之山嶽人所快觀而欽仰者奚庸序爲獨惟程侯今日所以傳刻之意則不可不序以見之也蓋公文全集初有杭蜀吉本及建安麻沙諸本行于世以歲旣久木朽紙弊至于今已不復全矣茲幸程侯慕仰昔賢思其著述亟爲

尋訪俾散亂亡逸者悉收拾之彙爲一集傳刻於世使吾郡九邑之士得而觀之皆知學古之作而無浮靡之習四方郡邑之廣以至遐裔之地亦必因以流布而皆有以沾其賸馥後之君子將轉相摹刻以傳又可及於久遠則侯之幸教學者之意非獨止於一郡而達之天下垂之後世無窮焉是其有功於蘇文豈不亦大矣乎予故樂而爲之序成化四年春二月朔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國史副總裁前翰林學士兼經筵官郡人李紹序

宋孝宗御製文忠蘇軾文集贊并序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大節
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臨大節而
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以直
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存之於身謂之氣見
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
剛而無殺故能參天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
蟲篆刻童子之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
太師諡文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
出其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
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川風
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中一寓之
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
朕萬幾餘暇緬繹詩書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
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寶左右以爲
矜式信可謂一代之文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

維古文章	言必己出	綴詞緝句	文之蠹賊
手扶雲漢	幹造化機	氣高天下	乃克爲之
倚嗟若人	冠冕百代	忠言讜論	不顧身害
稟稟大節	見於立朝	放浪嶺海	侶於漁樵
歲晚歸來	其文益偉	波瀾老成	無所附麗
昭晰無疑	優游有餘	跨唐越漢	自我師模
賈馬豪奇	韓柳雅健	前哲典刑	未足多羨
敬想高風	恨不同時	掩卷三歎	播以聲詩
乾道九年閏正月望			
選德殿書賜蘇軾			

宋贈蘇文忠公太師制

勅朕承絕學於百聖之後探微言於六籍之中將興
起於斯文爰緬懷於故老雖儀刑之莫覲尙簡策之
可求揭爲儒者之宗用錫帝師之寵故禮部尙書端
明殿學士贈資政殿學士諡文忠蘇軾養其氣以剛
大尊所聞而高明博觀載籍之傳幾海涵而地負遠
追正始之作殆玉振而金聲知言自况於孟軻論事
肯卑於陸贄方嘉祐全盛嘗膺特起之招至熙寧紛
更迺陳長治之策數異人之間出驚譏口之中傷放
浪嶺海而如在朝廷斟酌古今而若幹造化不可奪
者峴然之節莫之致者自然之名經綸不究於生前
議論常公於身後人傳元祐之學家有眉山之書朕
三復遺編久欽高躅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君
子之道聞而彰是以論世讜九原之可作庶千載以
聞風惟而英爽之靈服我袞衣之命可特贈太師餘
如故

宋史本傳

蘇軾字子瞻眉州眉山人生十年父洵游學四方母程氏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程氏讀東漢范滂傳慨然太息軾請曰若滂母許之否乎程氏曰汝能為滂吾顧不能為滂母邪比冠博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好賈誼陸贄書既而讀莊子數曰吾昔有見口未能言今見是書得吾心矣嘉祐二年試禮部方時文磔裂詭異之弊勝主司歐陽脩思有以救之得軾判賞忠厚論驚喜欲擢冠多士猶疑其客曾鞏所為但實第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後以書見脩脩語梅聖俞曰吾嘗避此人出一頭地聞者始諱不願久乃信服丁母憂五年調福昌主簿歐陽脩以才識兼茂薦之必閣試六論舊不超草以故文多不工軾始具草文義粲然復對制策入三等自宋初以來制策入三等惟吳育與軾而已除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判官關中自元昊叛民貧役重岐下歲輸南山木筏自渭入河經砥柱之險衝吏踵破家軾訪其利害為脩衙規使自擇水工以時進止自是害減半治平二年入判登聞鼓院英宗自藩邸聞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誥宰相韓琦曰軾之才遠大器也他日自當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養之使天下之士莫不慕降伏皆欲朝廷進用然後取而用之則天下之士無復異詞矣英宗曰且與脩注如何琦曰記注與制誥為隣未可遽授不若於館閣中近上貼職與之且請召試英宗曰試之未知其能否如軾有不能邪琦猶不可及試二論復入三等得直史館軾聞琦語曰公可謂愛人以德矣會洵卒贈以金帛辭之求贈一官於是贈光祿丞洵將終以兄太白早亡子孫未立妹嫁杜氏卒未葬屬軾軾既除喪即葬姑後官可壅推與太白金餘彭熙寧二年還朝王安石執政素惡其議論異己以判官告院曰得人之道在於知人知人之法在於責實使君相有知人之明朝廷有責實之政則胥吏卑隸未嘗無人而況於學校貢舉乎雖因今之法臣以為有餘使君相不知人朝廷不責實則公卿侍從常患無人而況學校貢舉乎雖復古之制臣以為不足夫時有可否物有廢興方其所安雖暴君不能廢及其既厭雖聖人不能復故風俗之變法制隨之譬如江河之徙

移疆而復之則難為力慶曆固嘗立學矣至于今日惟有空名僅存今將變今之禮易今之俗又當廢民力以治宮室歛民財以食游士百里之內置官立師獄訟聽于是軍旅謀于是又簡不率教者屏之遠方則無乃徒為紛亂以患苦天下邪若乃無大更革而特可因仍舊制使先王之舊物不廢於吾世足矣至於貢舉之法行之百年治亂盛衰初不由此陛下親執優所得才與今為孰多天下之事與今為孰辦較此四者之長短其議決矣今所欲變改不過數端或曰鄉舉德行而略文詞或曰專取策論而罷詩賦或欲兼采譽望而罷封彌或欲經生不貼墨而考大義此皆知其一不知其二者也願陛下留意於遠者命之說自子貢不得聞而今之學者恥不言性命讀其文浩然無當而不可窮觀其貌超然無著而不可挹此豈真能然哉蓋中人之性安於放而樂於誕耳陛下亦安用之議上神宗悟曰吾固疑此得軾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軾過失指陳可也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動不患不慮但患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鎮以安靜待物之來然後應之神宗悚然曰卿三言朕當熟思之凡在館閣皆當為朕深思治亂無有所隱軾退言於同列安石不悅命權開封府推官將因之以事軾決斷精敏聲聞益遠會上元敕府市祈燈且令損價軾疏言陛下豈以燈為悅此不過以奉二宮之歡耳然百姓不啻戶曉皆謂以耳目不追還前命即詔罷之時安石創行新法軾上書論其不便曰臣之所欲言者三言而已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如木之有根則土之有膏魚之有水農夫之有田商賈之有財失之則亡此理之必然也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今陛下不以財用付三司無故又創制置三司條例一司使六七少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造端宏大民實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

感以萬乘之主而言利以天子之宰而治財論說百
端喧傳萬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何恤於
人言操固器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
畧而人自信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
如放鷹犬而獸自馴故臣以為消譴惡而召和氣則
莫若罷條例司今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功
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
耳以此為衡其誰不能而所行之事道路皆知其難
沐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今欲陂而清之萬
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三歲而滿矣陛下下
遂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所在鑿空訪尋水利妄庸
輕劇率意爭言官司雖知其疎不敢便行抑退追集
老少相視可否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為興役官吏
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靡帑廩下奪農時
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臣不
知朝廷何苦而為此哉自古役人之肉何補於民臣不
聞江浙之間數郡顧役而欲措之天下單丁女戶蓋
天民之窮者也而陛下首欲役之富有四海忍不加
恤自楊炎為兩稅租調與庸既兼之矣奈何復欲取
庸萬一後世不幸有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
推所從來則必有任其咎者矣青苗放錢自昔有禁
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
之後暴君汙吏陛下能保之與計願請之戶必皆孤
貧不濟之人鞭撻已急則繼之逃亡不還則均及鄰
保勢有必至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變為
陛下始豈不惜哉且常平之法可謂至矣今欲變為
青苗壞彼成此所喪逾多虧官害民雖悔何及昔漢
武帝以財力匱竭用賈人桑羊之說賈賤賣貴謂之
均輸于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
霍光順民所欲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
日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費已厚縱使薄有所獲而
征商之額所損必多譬之有人為其主畜牧以一牛
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為勞
績今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
何以異此臣竊以為過矣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故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
之人行險僥倖之說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
願陛下結人心者此也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
之淺深不在乎強與弱曆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
之醇厚不在乎富與貧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故

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
而貪富強愛惜風俗如護元氣聖人非不知深刻之
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
成初若遲鈍然後不肯以彼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
所喪大也仁祖持法至寬用人有敘事務掩覆過失
未嘗輕改舊章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
十出而九敗以言乎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
在人風俗知義故升遐之日天下歸仁焉識者見其
末年更多因循事不振舉乃欲矯之以苛察齊之以
智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
其利燒風已成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
侍從陞步可圖俾常調之人舉生非望欲望風俗之
厚豈可得哉近歲樸拙之人愈少巧進之士益多惟
陛下哀之救之以簡易為法以清淨為心而民德歸
厚臣之所願陛下厚風俗者此也祖宗委任臺諫未
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
長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臺
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而
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奸臣之萌也今法令
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奸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
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盜不可以無
盜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下念祖宗設此官之
意下為子孫萬世之防臣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
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與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
諫亦擊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謔交至公議所在亦知
之矣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為執政私人以致
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臣之所願陛下存紀
綱者此也載見安石贊神宗以獨斷專任因試進士
發策以晉武平吳以獨斷而克符堅伐晉以獨斷而
亡齊桓專任管仲而霸燕曾專任子之而敗事同而
功異為問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
無所得載遂請外通判杭州高麗入貢使者發幣於
官吏書稱甲子載卻之曰高麗於本朝稱臣而不稟
正朔吾安敢受使者易書稱熙寧然後受之時新政
日下載於其間每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安徙知密州
司農行手實法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載謂提舉官
曰違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
造律也提舉官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知法害民
罷之有盜竊發安撫司遣三班使臣領悍卒去捕卒
凶暴恣行至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殺人且畏罪

驚潰將為亂民奔訴載載投其書不視曰必不至此
散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徒知徐州河決曹
村泛于梁山治溢于南清河匯于城下漲不時決城
將敗富民爭出避水載曰富民出民皆動搖吾誰與
守吾在是決水決不能敗城驅使復入載請武衛營呼
卒長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
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當效命率其徒持斧
鏹以出築東南長堤首起戲馬臺尾屬于城兩日夜
不止城不沈者三版載廬於其上過家不入使官吏
分堵以守卒全其城復請調來歲大增築故城為木
岸以虞水之再至朝廷從之徒知湖州上表以謝又
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詞庶有補於國御史
李定舒亶何正言撫其表語並譏刺所為詩以為詞
誘逮赴臺獄欲實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之
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載與田父野老相從溪山間
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士三年神宗數有意復用
輒為當路者沮之神宗嘗語宰相王珪蔡確曰國史
至重可命蘇軾成之珪有難色神宗曰軾不可姑用
曾鞏鞏進太祖總論神宗意不允遂手札移軾汝州
有曰蘇軾黜居思咎闊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
軾未至汝上書自言飢寒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朝奏
夕報可道過金陵見王安石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
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革此今西方用兵連
年不解東南數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安石
曰二事皆惠卿啓之安石在外安敢言軾曰在朝則
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安石厲聲曰安石
頗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又曰人須是知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軾戲曰今之
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為之安石笑而不言
至常神宗崩哲宗立復朝奉郎知登州召為禮部郎
中載舊善司馬光章惇時光為門下侍郎惇知樞密
院二人不相合惇每以譏侮困光光苦之載謂惇曰
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
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
賢為累先主納之乃以靖為司徒許靖且不加禮況
君實乎惇以為然光賴以少安遷起居舍人載起於
憂患不欲驟履要地辭於宰相蔡確確曰公何期久
矣朝中無出公右者載曰昔林希同在館中希久
確曰希固舊先公邪卒不許元祐元年軾以七品服

以待延和即賜銀緋遷中書舍人初祖宗時差役行
久生弊編戶充役者不習其役又虐使之多致破產
狹鄉民至有終歲不得息者王安石相神宗改爲免
役使戶差高下出錢顧役行法者過取以爲民病司
馬光爲相知免役之害不知其利欲復差役差役官置
局載與其選載曰差役免役各有利害免役之害皆
徵民財十室九空斂聚於上而下有錢荒之患差役
之害民常在官不得專力於農而貪吏得緣爲
奸此二害輕重蓋略等矣光曰於君何如載曰法相
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三代之法兵農爲一
至秦始分爲二及唐中葉盡變府兵爲長征之卒自
爾以來民不知兵兵不知農農出穀帛以養兵兵出
性命以衛農天下便之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今免
役之法實大類此公欲驟罷免役而行差役正如罷
長征而復民兵蓋未易也光不以爲然載又陳於政
事堂光忿然載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爲諫官
爭之甚力韓公不樂公亦不顧載昔聞公道其詳豈
今日作相不許載盡言耶光笑之尋除翰林學士二
年兼侍讀每進讀至治亂興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
不反覆開導觀其所啓悟哲宗雖恭默不言軾首肯
之書讀祖宗實訓則及時事軾歷言今賞罰不明善
惡無所勸沮又黃河勢方北流而疆之使東夏人入
鎮戍殺掠數萬人師臣不以聞每事如此恐復成衰
亂之漸載嘗鎮宿禁中召入對便殿宣仁后問曰卿
前年爲何官曰臣爲常州團練副使曰今爲何官曰
臣今待罪翰林學士曰何以遽至此曰遭遇太皇太后
后皇帝陛下下曰非也曰豈大臣論薦乎曰亦非也載
驚曰臣雖無狀不敢自他途以進曰此先帝意也先
帝每誦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求之未得也先
帝不覺哭失聲宣仁后與哲宗亦泣左右皆感涕已
而命坐賜茶徹御前金蓮燭送歸院三年權知禮部
貢舉會大雪苦寒士坐庭中寒未罷言載寬其禁約
使得盡技巡捕內侍每推辱舉子且持暖味單詞輕
以爲罪載盡奏逐之四年積以論事爲當軸者所恨
載恐不見容請外拜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未行諫官
言前相蔡確知安州作詩借嘲處俊事以譏太皇太后
后大臣議遷之嶺南載密疏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
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
小果謂宜皇帝較置獄逮治太皇太后出手詔赦之
則於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載言而不能出載出

郊用前執政恩例遣內侍賜龍茶銀合慰勞其厚既至杭大旱饑疫並作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價三之復得賜度僧牒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春又減價糴常平米多作鍾鼎藥劑遣使曉諭分坊治病病者甚衆賦曰杭水陸之會疫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義婦得之杭本近海地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白居易又浚西湖水入漕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民以殷富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浚治宋興廢之葑積爲田水無幾矣漕河失利取給江湖舟行市中潮又多淤三年一淘爲民大患六井亦幾於廢賦見茅山一河專受江湖鹽橋一河專受湖水遂浚二河以通漕復造堰障以爲取水蓄洩之限江湖不復入市以餘力復完六井又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且募人種菱湖中葑不復生收其利以備修湖取救荒餘錢萬緡柳其上望諸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畫圖杭人名爲蘇公堤杭僧淨源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淨源死其徒竊持其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來祭因持其國母二金塔云祝兩宮壽載不納奏之曰高麗久不入貢失賜子厚利意欲求朝未測吾所以待之厚薄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若受而不答將生怨心受而厚賜之正墮其計今宜勿與知從州郡自以理却之使庸僧猾商爲國生事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貢使果至舊例使所至吳越七州費二萬四千餘緡乃令諸州量事裁損民獲交易之利無復侵擾之害矣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震而浮山時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激射歲敗公私船不可勝計賦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爲漕河引浙江及谿谷諸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爲岸不能十里以達龍山大慈浦自浦北折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達于龍山漕河以避浮山之險人古以爲便奏聞有惡賦者力沮之功以故不成賦復言三吳之水瀾爲太湖太湖之水溢爲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湖潮水常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潮而去海口常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待挽者

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折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爲十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以爲恨賦二十年間再蒞杭有德於民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生作祠以報六年召爲吏部尚書未至以弟轍除右丞改翰林承旨轍辭右丞欲與兄同備從官不聽賦在翰林數月復以議請外乃以龍圖閣學士出知杭州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澤注之惠民河河不能勝致陳亦多水又將鑿鄧艾溝與頤河並目鑿黃堆欲注之於淮賦始至頤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願流頤地爲患賦言於朝廷以名捕宿賊尹遇等數劫殺人又殺捕盜吏兵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家復懼其害匿不敢言賦召汝陰尉李直方曰君能擒此當力言于朝廷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職奏免君矣直方有母且老與母訣而後行乃緝知盜所分捕其黨與手執刺獲之朝廷以直方不獲格推賞不及賦請以己之年勞當改朝散郎階爲直方賞不從其後吏部爲賦當選以符會其考賦謂已許直方又不報七年徙揚州舊發運司主東南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輒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載率皆速達無虞近歲一切禁而不許故舟輿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皆病賦請復舊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兼侍讀是歲哲宗親祀南郊賦爲國簿使導駕入太廟有籍繼轎車并青蓋轎車十餘爭道不避儀仗賦使御登巡檢使問之乃皇后及大長公主時御史中丞李之純爲儀仗使賦曰中丞職當肅政不可不以聞之純不教言賦於車中奏之哲宗遣使齎疏馳白太皇太后明日詔整肅儀衛自皇后而下皆毋得迎謁尋遷禮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讀兩學士爲禮部尚書高麗遣使請書朝正以故事盡許之賦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予高麗所請有甚於此其可予乎不聽八年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賦乞補外以兩學士出知定州時國是將變賦不得入辭既行上書言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至治之極小民皆能自通迨於大亂雖近臣不能自達陛下臨御九年除執政臺諫外未嘗與羣臣接今聽政之初當以通下情除壅蔽爲急務臣日侍帷幄方當戢邊疆不得一見而行況疎遠小臣欲求自通難矣然臣不敢以不得對之故不效愚忠古之聖人將

有爲也必先處晦而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于前陛下聖智絕人春秋鼎盛臣願虛心循理一切未有所爲默觀庶事之利害與羣臣之邪正以三年爲期俟得其實然後應物而作使旣作之後天下無恨陛下亦無悔由此觀之陛下之有爲惟憂天下不患稍遲亦已明矣臣恐急進好利之臣輒觀陛下雖有改鑄故進此說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廟之福天下幸甚定州軍政壞弛諸衛卒驕惰不教軍校蠶食其廩賜前守不敢誰何賦取貪汙者配隸遠惡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戰法衆皆畏伏然諸校業業不安有卒史以職訴其長賦曰此事吾自治則可聽汝告軍中亂矣立法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將吏久廢上下之分賦命舉舊典帥常服出帳中將吏戎服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恥之稱疾不至賦召書吏使爲奏光祖懼而出訖事無一慢者定人言自韓琦去後不見此禮至今矣契丹久和邊兵不可用惟沿邊弓箭社與寇爲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籍守邊因俗立法歲久法弛又爲僧甲所撓賦奏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不報紹聖初御史論賦掌內外制日所作詞命以爲譏斥先朝遂以本官知英州尋降一官未至貶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居三年治然無所藉芥人無賢愚皆得其歡心又貶瓊州別駕居昌化昌化故儋耳地非人所居藥餌皆無有初僞官屋以居有司猶謂不可賦遂買地築室儋人運饒奮土以助之獨與幼子過處書以爲樂時時從其父老游若將終身歟宗立移廉州改寄州團練副使徙永州更三大赦遂提舉玉局觀復朝奉郎賦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此建中靖國元年卒于常州年六十六賦與弟轍師父洵爲文旣而得之於天嘗自謂作文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雖嬉笑怒罵之詞皆可書而誦之其體渾涵光芒雄視百代有文章以來蓋亦鮮矣洵晚讀易作易傳未究命賦述其志賦成易傳復作論語說後居海南作書傳又有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詩四卷一時文人如黃庭堅晁補之秦觀張耒陳師道舉世未之識賦待之如朋儔未嘗以師資自予也自爲舉子至出入侍從必以愛君爲本忠規讜論挺挺大節羣臣無出其右但爲小人忌惡濟排不使安於朝廷之上高

宗卽位贈資政殿學士以其孫符爲禮部尚書又以
其文寘左右讀之終日忘倦謂爲文章之宗親製集
贊賜其曾孫嶠遂崇贈太師諡文忠軾三子邁迨過
俱善爲文邁駕部員外郎迨承務郎
過字叔黨軾知杭州過年十九以詩賦解兩浙路漕
部試下爲軾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軾師定武謫
知英州貳惠州遷脩仁漸徙廉永獨過舟之凡生理
晝夜寒暑所領者一身百爲不知其難初至海上爲
文曰志隱軾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因命作孔
子弟子別傳軾卒於常州過葬軾汝州郟城小峨眉
山遂家頴昌營湖陰水竹數畝名曰小斜川自號斜
川居士卒年五十二初監太原府稅次知頴昌府鄆
城縣皆以法令罷晚權通判中山府有斜川集二十
卷其思子臺賦颺風賦早行於世時稱爲小坡蓋以
軾爲大坡也其叔轍每稱過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
遠居海上惟成就此兒能文也七子篇籍節笈筆錄

東坡先生年譜

五辛王宗稷編

仁宗皇帝景祐三年丙子

先生生於是年十二月十九日乙卯時按先生送沈述詩云嗟我與君皆丙子又有贈長蘆長老詩云與公同丙子三萬六千日又按玉局文云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上又按志林云退之以磨蝎爲身宮而僕以磨蝎爲命若以磨蝎爲命推之則爲卯時生議者以先生十二月爲辛丑十九日爲癸亥日丙子癸亥水向東流故才汗漫而登清子卯相刑晚年多難

四年丁丑

寶元元年戊寅

二年己卯

康定元年庚辰

慶曆元年辛巳

二年壬午

是年先生七歲已知讀書按先生上韓魏公梅直講書云自七八歲知讀書又按先生長短句集洞仙歌自序云僕七歲時見眉州老尼姓朱年九十餘能知孟昶宮中事又考冷齋夜話載先生云某七八歲時嘗夢遊陝右

三年癸未

是年先生八歲入小學按志林云吾八歲入小學以道士張易簡爲師師獨稱吾與陳太初者又按先生作范文正公文集序云慶曆三年某始入鄉校士有自京師來以魯人石守道慶曆聖德詩示鄉先生某從旁竊觀問先生十一人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某曰此天人也耶則不敢知若亦人耳何爲其不可

四年甲申

五年乙酉

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夫人親授以書問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某若爲滂夫人亦許之否乎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滂母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又按大全集載東坡少時語云秦少章言東坡十來歲蘇曾令作夏侯

太初論有人能碎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能搏猛虎不能無變色於蜂蠆之語老蘇愛此論年少所作故不傳又按趙德麟所編侯鯖錄云東坡年十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石赴學士院仍謝賜對衣金帶及馬表老蘇令拔擢之其間有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他日當自用之

六年丙戌

七年丁亥

先生年十二按先生所作天石硯銘曰某年十二時於所居紗幬行宅隙地中與羣兒鑿地爲戲得異石鏗然扣之有聲又按先生作鍾子翼哀詞云某年十二先君宮師歸自江南又按先生與曾子固書云祖父之沒某年十二矣

八年戊子

皇祐元年己丑

二年庚寅

三年辛卯

四年壬辰

五年癸巳

至和元年甲午

先生年十七按長短句滿庭芳序云余年十七始與劉仲達往來於眉山王氏墓誌云生有十九歲而歸于某至治平二年王氏卒年二十有七以王氏年數考之則甲午年歸于先生明矣

二年乙未

是歲先生年二十游成都謁張安道按先生作樂全先生文集序云某年二十以諸生見公成都一見待以國士有晁美叔是年求交於先生按送美叔詩云我生二十無朋儔當時四海一子由君來扣門若有求

嘉祐元年丙申

先生年二十一舉進士按鳳鳴驛記云始余丙申歲舉進士過扶風求舍於館人不可而出次於逆旅又有寫老蘇送石舍人序

二年丁酉

先生年二十二赴試禮部館于興國寺浴室院按先生作興國六祖書贊云余嘉祐初舉進士

館于興國浴室院時歐陽文忠公考試得先生刑賞忠厚之至論以為異人欲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為子固文忠門下士也乃真先生第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及殿試章衡榜中進士乙科始見知于歐陽公及韓魏公富鄭公皆待以國士又按先生作太息一篇送秦少章歸京云昔吾舉進士試名於禮部歐陽文忠公見吾文且曰此我輩人也吾當避之是時士以割裂為文訛公者成市又有上韓太尉書云某年二十有二矣及有上梅直講書是年先生登第之後四月丁太夫人武陽君程氏憂按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夫人以嘉祐二年四月癸丑終於鄉里又按老蘇寄文忠公書云二子不免丁憂今已到家

三年戊戌

是歲先生年二十四服除十二月侍老蘇舟行適楚按先生南行前集序云己亥之歲侍行適楚舟中無事雜然有觸於中而發於詠嘆蓋家君之作與弟轍之文皆在焉謂之南行集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年二十五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有新渠詩其序云庚子正月予過唐州太守趙侯始復之陂疏召渠為新渠詩五章以告于道路致侯之意

六年辛丑

是年先生二十六應中制科入第三等有應制科上兩制書及上富丞相書又有謝應中制科啓授大理評事鳳翔府簽判按先生有感舊詩序云嘉祐中予與子由奉制策寓居懷遠驛時年二十六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鳳翔任與子由別馬上賦詩到任有石鼓詩云冬十二月歲辛丑我初從政見魯叟及有鳳翔八觀及鳳鳴驛記

十年壬寅

先生年二十七官于鳳翔二月有詔郡吏分住屬外決囚作詩五百言寄子由又有壬寅重九不預會遊普門寺僧閣有懷子由詩及按志林有論太白山舊封公爵為文記之是歲嘉祐七年也又有記歲暮鄉俗三首以子由和守歲

詩考之云願免追龍蛇子由注云是歲壬寅乃知記歲暮鄉俗三詩作於壬寅歲矣

八年癸卯

先生年二十八官于鳳翔作思治論英宗皇帝治平元年甲辰

先生年二十九官于鳳翔

先生年三十自鳳翔罷任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皇帝在藩邸聞先生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召試秘閣皆入三等得直史館是年通義郡君王氏卒於京師

三年丙午

先生年三十一在京師直史館丁老蘇憂扶護歸蜀按歐陽文忠公作老蘇墓誌云明允大常因革禮書一百卷書成方奏未報君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戊申也又按張安道作老蘇治安先生墓表云太常禮書成未報以疾卒實治平三年四月也英宗皇帝聞而傷之命有司具舟載其喪歸葬于蜀

四年丁未

先生年三十二居服制中以八月壬辰葬老蘇于眉州

神宗皇帝熙寧元年戊申

先生年三十三免喪按四苦薩閣記云載四苦薩版以歸既免喪書與往來浮屠人勸其為先君捨施為大閣以藏之作記乃熙寧元年十月二年己酉

先生年三十四還

先生年三十四還朝監官告院按鳥臺詩話云熙寧二年某在京授差遣與王說寫詩賦及蓮華經

三年庚戌

先生年三十五監官告院有送章子平詩其序云熙寧三年子平自右司諫直集賢院出牧鄭州賦詩餞之又有送錢藻知婺州詩分韻得英字送曾子固倅越詩分韻得燕字鳥臺詩話云舊例館閣補外同舍錢送必分韻又有寄劉貢甫詩是年范景仁嘗舉先生充諫官

四年辛亥

先生年三十六任監官告院兼判尚書祠部玉

荆公欲變科舉 上疑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先生獻三言荆公之黨不悅命攝開封府推官有妻罷買燈疏御史以雜事劾奏先生過失未嘗一言以自辯乞外任避之除通判杭州有赴任過揚州與劉貢甫孫巨源劉莘老相聚數月用逐人字作詩十一月到任有初到杭州寄子由兩絕除夕先生以通判職事直都廳日暮返舍題一詩于壁

五年壬子

先生年三十七在杭州通判任是歲有牡丹記其序云熙寧五年三月二十三日余從太守沈公觀花於吉祥寺是年科場先生監試有呈試官詩及試院煎茶詩催試官考試試作八月十七日登望湖樓是日榜出與試官兩人復留有五絕句又有送杭州進士詩云熙寧五年錢塘之士貢於禮部者九人十月乙酉宴于中和堂作是詩以勉之十二月運司差先生往湖州相度堤埧利害與湖州太守孫莘老相見有贈莘老七絕及作山村五絕是歲又作送杜子方詩及臘月遊孤山訪惠勤惠思二僧有詩

六年癸丑

先生年三十八在杭州通判任有八月十五觀湖詩寫于安濟亭上及作 仁宗皇帝飛白記其略云熙寧六年冬以事至姑蘇安簡王公子誨出所賜公端敏二字又有作錢塘六井記其略云熙寧五年太守陳公述古至問民之利病明年春六井畢脩故詳其語以告後人運司又差先生往潤州道出秀州錢安道送茶和詩是歲有次韻章傳道詩和劉貢甫秦字韻詩寄劉道原詩及和陳述古冬日牡丹詩四絕又有題贈法惠師小童思聰

七年甲寅

先生年三十九在杭州通判任正月遊風水洞推官李泌先行三日留風水洞相待有詩題壁是年納侍妾朝雲墓誌云朝雲姓王氏錢塘人年二十四以歲月考之熙寧三年卒于惠州年三十四是為癸卯生來事先生方十二云先生以子由在濟南求為東州守按子由超然臺賦

八年乙卯

先生年四十到密州任有上韓丞相論災傷書其到郡二十餘日矣又論密州鹽稅又作後杞菊賦其序云予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貧移守膠西而齋厨索然按先生丁酉年登第至是恰十九年矣是年有送劉孝叔吏部詩及和李公擇來字韻詩及常山祈雨感應立零泉

九年丙辰

先生年四十一在密州任作刻秦篆記云熙寧九年丙辰蜀人蘇某來守高密是年中秋歡飲達旦作水調歌頭懷子由及作薄酒二章又寫超然臺記寄李清臣又祭常山神文書膠西蓋公堂照壁畫贊及作山堂銘作表忠觀碑

十年丁巳

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就差知河中府已而改知徐州四月赴徐州任有留別釋迦院牡丹呈趙倅詩按子由作先生墓誌云自密徙徐是歲河決曹村乃知是丁巳自密改東徐又與子由相會於澶濮之間相約赴彭城留百餘日宿於逍遙堂子由有兩絕先生和之徐州水患大作七月十七日河決澶州曹村掃八月二十一日及徐州城下先生治水有功至十月五日水漸退城以全 朝廷降詔獎諭作河復詩韓幹

畫馬歌司馬君實獨樂園詩及送范蜀公往西京詩又有和子由水調歌頭詞及有與王定國顏長道泛舟詩有回頭四十二年非之句

元豐元年戊午
先生年四十三在徐州任適值春旱徐州城東二十里有石潭置虎頭其中可致雷雨作起伏龍行是年三月始識王通子高聞與仙人周瑤英遊作芙蓉城詩二月有旨賜錢二千四百一十萬起夫四千二百三十三人及發常平錢米改築徐州外小城創木岸四以獎諭勸記併刻諸石為熙寧防河錄云通即徐州城之東門為大樓聖以黃土名之曰黃樓以土實勝水故也子由作黃樓賦先生跋云元豐元年八月癸丑樓成九月庚辰大合樂以落之又有中秋月三首云六年逢此月五年照離別先生注云中秋有月凡六年矣惟去歲與子由會於此去歲之會乃逍遙堂和詩之時也又有九日黃樓作古詩一首云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驛發之句以去年九月大水未退故有是語又作放鶴亭記滕縣公堂記鹿鳴燕詩序和魯直古風二首及次韻齊師放魚和舒堯文祈雪詩祭文與可及作石炭詩又作日喻一篇

二年己未

先生年四十四在徐州任正月己亥同畢仲孫舒煥八人游泗之上登石室使道士戴日祥鼓雷氏琴先生有記按玉局文云僕在徐州王子立子欽皆館於官舍而蜀人張師厚來過二王方年少吹洞簫飲酒杏花下三自徐州移知湖州按先生作張氏園亭記云余自彭城移守吳興由宋登舟三宿而至其記乃三月二十七日所作乃知三月移湖州明矣是年以四月二十九日到湖州任作送通教大師還杭州序及為章質夫作思堂記王定國作三槐堂記跋歐陽文忠公家書後在湖州王子立子敏皆從先生作子立墓誌云子立子敏皆從余學於吳興學道日進東南之士稱之有與王郎昆仲及兒子邁遠城觀荷花登岷山亭晚入飛英寺分韻得月明星稀四首又有泛舟城西會者五人分韻得人皆苦炎字四首又作文與可畫簫簞谷偃竹記其末云元豐二年七月七日予在湖州

曝書見畫廢卷而哭失聲是歲言事者以先生湖州到任謝表以為第七月二十八日中使皇甫遵到湖追攝按子立墓誌云予得罪於吳興親戚故人皆驚散獨兩王子不去送子家致之南都又按先生上文淵公書云某始就逮赴獄有一子稍長徒步相隨其餘守舍皆婦女幼稚至宿州御史符下就家取書州郡望風遣吏發卒圍船搜取長幼幾怖死既去婦女悲罵曰是好著書書成何所得而怖我如此悉取焚之八月十八日赴臺獄中有寄子由詩二首及賦榆槐竹柏四詩又有十二月二十日恭聞太皇太后升遐吏以某罪人不許成服欲哭則不可欲泣則不敢作挽詩二首已而獄具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是年子由聞先生下獄上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錫州酒官出獄再寄子由二詩韻有百日歸期恰及春之句先生自八月坐獄至是踰百日矣

三年庚申

先生年四十五責黃州自京師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郡來陳相見三日而別先生有古詩有便為齊安民之句又與文逸民飲別攜手河堤上作詩與子由別乃正月十四日也至十八日蔡州道上遇雪有次子由韻古詩二首過新息縣有示鄉人任師中一首任便字師中眉州人嘗在黃州卜居新息先生以詩示之又有過淮詩贈淨居寺詩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常為留五日賦詩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初到黃州詩按先生別王文甫子由辭云僕以元豐三年二月一日到黃州家在南都獨與兒子邁來是年五月子由來齊安先生有詩迎之又有晚至巴河迎子由詩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有古詩一首定惠驢師為先生竹下開蕭軒作詩記其事又作五禽言又有定惠寺寓居月夜偶出詩云去年花落小院徐門對月酣歌美清夜今年黃州見花發小院微飲酒杏花下時也定惠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其貴先生作詩有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

人在幽谷之句按近日黃州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臨皋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又有遷居臨皋亭詩先生就臨皋亭立南堂有詩五絕又有讀戰國策及作石芝詩先生是歲又有答秦太虛書借得本州天慶觀道士堂冬至後坐四十九日先生乳母王氏八月卒于臨皋亭按先生上文瀾公書云到黃州無所用心覃思易論語若有所得由是言之先生到黃定居之後即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必始於是歲矣

四年辛酉

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皋亭正月往岐亭訪陳季常以岐亭五首考之云元豐三年正月岐亭為留五日明年正月復往見之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有鑑銘云元豐四年正月余自齊安往岐亭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周尺有二寸是年先生請故營地之東名之以東坡考東坡八首序云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馬正卿哀予乏食於郡請故營地使躬耕其中蓋先生庚申來黃至辛酉為二年矣以東坡圖考之辛酉方營東坡次年始築雪堂以贈孔毅甫詩觀之去年東坡拾瓦礫今年刈草蓋雪堂則雪堂作於壬戌歲明矣又有中秋日飲酒江亭上有贈鄭君求字及記游松江說聞捷說按大全集雜說云元豐辛酉冬至僕在黃州姪安節遠來飲酒樂甚以識一時盛事又有冬至贈安節詩云平生幾冬至少小如昨日又有與安節夜坐賦藥字韻詩三首及正月過岐亭作應夢羅漢記

五年壬戌

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州門南至雪堂四百三十步雪堂間云蘇子得廢圃於東坡之脊號其正曰雪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於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試以東坡圖考雪堂之景堂之前則有細柳前有浚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葉元脩葉何氏叢橘種於庭前時果有松期為可斲種麥以為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

為雪堂之勝景云耳以長短句擬斜川觀之元豐壬戌之春予躬耕東坡築雪堂以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勝也作江城子詞是年三月先生以事至新水觀陳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以事至新水觀陳德占詩序云元豐五年三月余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遊新水清泉寺作浣溪沙詞又作寒食詩二首云自我來黃州已見三寒食先生庚申二月來黃至是三寒食矣太守徐君猷分新火改新火之句七月遊赤壁有赤壁賦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于赤壁之下十月又遊之有後赤壁賦以東坡圖考之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皋則壬戌之冬未遷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年餘由是推之先生自臨皋遷雪堂必在壬戌十月之後明矣又有和孔毅甫久旱已其雨三首云去年太歲空在西乃知指去年辛酉而而言之也又按長短句有飲王文甫家集古句作墨竹定風波及夢扁舟望樓霞作鼓笛慢及記單隱徐北事迹作怪石供及重九作醉蓬萊示黃守徐君猷有羈旅三年之句先生庚申來黃至是恰三年矣

六年癸亥

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為通判孟亭之賦子由君子泉銘及有題唐林父筆文閣八月有詩與武昌主簿吳亮工又有記承天夜遊云十月十二夜至承天寺尋張懷民相與步於中庭庭中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蓋竹柏影也及作一絕送曹煥往筠州序云明年余過圓通始得其詳先生甲子歲自黃之江遊廬山則送曹煥詩必在是年矣又夢中作祭春牛文云元豐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天欲明夢數吏人持紙請祭春牛文予取筆疾書其上

七年甲子

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庵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予將自黃移汝

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
詞中有坐見黃州再聞之句按東坡圖云郡人
潘邠老及弟大觀俱以詩知名多從先生游先
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
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
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於慈湖
陳季常獨至九江既到江州和李太白潯陽宮
詩其序云今予亦四十九感之次其韻因游廬
山有記遊廬山說云僕初入廬山山谷奇秀平
生所欲見應接不暇不欲作詩已而山中僧俗
皆曰蘇子瞻來矣不覺作一絕入開元寺主僧
求詩作瀑布一絕往來十餘日作漱玉亭三峽
橋詩與德老同遊西林有贈德老及題西林壁
皆絕句也又有寫寶蓋頌與僧長老其序云圓
通禪院先君舊遊也四月二十四日晚至宿焉
明日先君忌日寫寶蓋頌以贈長老僧公蓋先
生端午已在筠州計程必作宮師忌日之後即
爲高安之行矣途中又有題李公擇山房及過
建昌李野夫公擇故居有古詩一首按跋李志
中文云元豐七年某舟行赴汝乃自富川陸走
高安別家弟子由以冷齋夜話考之子由在筠
州雲庵居洞山贍禪師亦蜀人居壽聖寺一夕
三人同夢遊五祖戒和尚拈手大笑曰世間果
有同夢者異哉久之東坡書至曰已至奉新日
夕相見三人同出二十里建山寺而東坡至各
追繹所夢坡曰某年七八歲時嘗夢某身是僧
往來陝右雲庵驚曰戒映右人也暮年某身五祖
來遊高安終於大愚遊數蓋五十年而坡時年
四十九矣又以先生古詩考之有自興國往筠
宿石田驛詩及將至筠州先寄遲遠三韻子
詩端午遊真如寺及別子由三首在筠州爲留
十日又有初別子由至奉新作皆先生筠州之
作也七月過金陵有與葉致遠唱和詩途中又
有送沈遠赴廣南詩云嗟我與重江君復南行
九年窮不死又云我方北渡脫重江君復南行
輕萬里過歲到泗州十二月十八日浴雅熙塔
下作如夢令兩闕又作滿庭芳與劉元達序云
余年十一與仲達往來於眉山四十九相逢於
泗上晦日同遊南山話舊感嘆又有跋李志中
文天石硯銘又作水龍吟及有謝黃師是除夜

送酥酒詩先生上表乞於常州居住其略云今
雖已至泗州而費用罄竭見一面前去南京聽
候朝旨又考驪駒驛試筆云正月四日離泗
州則是除夜在泗州明矣

八年乙丑

先生年五十按大全集雜說驪駒驛試筆云今
日離泗州然吾方上書求居常州乃正月四日
書及到南京有放歸陽羨之命遂居常州五月
內復朝奉郎知登州再過密州有贈太守霍翔
詩云十年不赴竹馬約蓋先生丁巳歲去密至
是以成數爲十年矣過海州嘆高麗館壯麗作
一絕到郡五日以禮部郎官召到省半月除起
居舍人在登州有海市詩又有贈杜介詩及題
榜伽跋多寶院文又有題登州蓬萊閣及跋起
居錢公文後

哲宗皇帝元祐元年丙寅

先生年五十一以七品服入侍延和改賜銀緋
尋除中書舍人按志林云元祐元年余爲中書
舍人復遷翰林學士知制誥是年有法雲寺鐘
銘又作真相院釋迦舍利塔銘及作元祐元年
九月六日明堂赦文又有內中告遷神御於
新添脩殿奉安祝文及奉告天地社稷宗廟宮
觀寺院祈雪祝文五獻四濟祈雪祝文及任中
書舍人日舉江寧府司理周種充學官及除內
翰又有舉魯直自代狀

二年丁卯

先生年五十二爲翰林學士復除侍讀有書石
舍人北使序後及有與喬全寄賀君詩其序云
元祐二年全來京師十數日予留之不可又有
二月八日朝退起居院感申公故事作一絕又
有書子由日本扇後及作祭王宜甫文又作興
國寺六祖畫贊至嘉祐初舉進士館於興國寺
室院予去三十一而中書舍人彭器資亦館
於是余住見之按先生嘉祐丁酉舉進士至元
祐丁卯恰三十一矣是年又作西京應天院
脩神御畢告遷諸神祝文及奉安神宗皇帝
神御祝文及景靈宮宣光殿奉安神宗皇帝
御容祝文五獻四濟祈雨祝文天地宗廟社稷
祈雨祝文景靈宮天興殿開淘井眼祭告里域